

可能有损公司的形象。”老总却笑着说：“没关系的，只要你‘会做账’就行了，明天就到人事部报到上班吧。”为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再就业机会，刚上班时，我既负责主办会计的工作，又兼任产品销售的开票员，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不计报酬。我这样任劳任怨地工作，博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尊重。可没想到的是，就在我编制完当年的年终报表、老板在审核会计报表发现该公司全年盈利110多万元时，老板的脸一下就沉了下来：“今年怎么会有这么多利润，你是不是算错了？所有的费用都摊销了吗？如年前给各个往来单位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送的10多万红包款

是不是都做费用处理了？”我耐心解释：“作为招待费，税法已明文规定，全年销售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及其以下的，招待费不能超过销售收入净额的5%。我只是按规定的比例将5万多元的招待费进了费用，剩下的部分只能在税后利润中扣除……”我的话音还未落，老板已暴跳如雷：“混账，如今的会计哪有像你这样规规矩矩做账的，你这样做明摆着是让我们公司吃亏，请你务必尽快把今年的报表作出略有亏损来……”我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家里，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是固守自己的职业道德，遵守《会计法》，还是昧着良心做假账，以保住来之不易的饭碗？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又一次作出了认真的选择。次日清早，我找到了老板，以“水平太差，不能胜任本公司的会计工作”为由，向老板递交了我的辞呈，我又一次失业了。

虽然新《会计法》实施几年了，企业会计准则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更新，但企业做假仍普遍存在。身为会计师的我，为了固守自己的良知，一次又一次地失业在家，伤心时只有“爬格子”消愁。此时此刻，我也许只能如此而已，但我还是坚信会计人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责任编辑 刘黎静

筑起心灵诚信的圣坛

□ 陈宏英

每当深秋的黄昏，我就觉得非常孤独，于是一个人慢慢地走着，走向深秋的旷野。选择一间小屋，关上门，坐在那里，让光源从小小的窗口静静地倾泻进来……这时候，我却宛如一个洗衣妇，不过我洗濯的不是衣服，而是我的思想……窗外无边无际的枯黄馈赠给我从未有过的生命力。回想自己参加会计工作18年的一次次体验与感悟，我的心灵在痛苦的挣扎中煎熬着，但同时心灵的深处也慢慢地筑起了一座诚信的圣坛。那里没有人造的菩萨，没有袅袅升起紫烟的香炉，但那里却有着丰富而激越的生命哲学，让我无数次征服了心灵的恐惧、脆弱、迷惘……使我心灵中诚信的圣坛更加坚固。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

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做会计工作，像所有青年一样，我对社会抱着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利用业余时间，我对单位的账目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发现了大量的假账，找出了内部控制制度的薄弱环节。于是，我通宵达旦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厂长……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财务科长知道后深感大丢面子，就不断地从各方面给我施加压力，并“勒令”我公开道歉，说报告里提到的事情纯属虚构。但我拒绝了。于是，压力更是铺天盖地地向我扑来。那一段时间，我情绪非常低沉，实在不明白自己如实反映情况，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我甚至产生了厌世的念头……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强，选择了诚信。记得，我离开财务科的时候，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周末，财务科的

几个年轻同事在一家小酒馆为我饯行，酒过三巡，耳热之际，我们几个人都含着热泪，互相祝愿：要好好地活下去！我们虽然很穷，但我们还有坚强相伴，还有诚信相随，我们虽然屡遭挫折，但我们一定要选择不屈的性格……

真的，只有选择坚强，选择诚信，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做自己命运的首长。选择坚强、诚信，又何尝不是选择了一种动人的生活方式！

由于我选择了坚强，选择了诚信，就像一朵花儿，在成长的过程中选择了阳光。经过几年的奋斗，我考取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资格证书。后来被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录用。

这几年来，我面对事务所之间的恶性竞争，面对客户的不断流失，面对收入的锐减；面对说情，面对引诱，甚至面对威胁……我还是一次次地选择了坚强，一次次地选择了诚信，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灵诚信的圣坛培土加固……而每一回对诚信的履践，都会令我不由自主地萌生对自己心灵诚信圣坛的感动，生命也由此获得一次痛快的呼唤。

我们痛苦着，我们惆怅着，我们迷惘着……我认为，这都不要紧，我们不

是也在寻找着吗?而且,我们心灵诚信的圣坛不也是在一次次帮助我们,一次次拯救着我们吗?于是,我们像乔达摩·悉达多告别了那瑰丽的庄园,在漫

漫苦行中修炼出耀世的佛光;像梵·高扑向了那片热烈的灼人的蒙特梅哲山去经受孤独的煎熬……因为,我们已在心灵搭起了坚固的诚信圣坛。

(作者单位:内蒙古光明
会计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刘黎静



两个会计人的足迹

□ 胡勤勇

雨过天晴,来会计科办理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年检换证的人络绎不绝。一位女士上了楼,没有进换证办公室,却径直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不是陌生人,她曾经是我的学生,事先给我来过电话。她并非找我帮忙,只是顺便看看我而已。“你已经是具备证券期货相关资格的注册会计师了,还要会计从业资格证干什么?”我诧异地问。“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走出会计这个圈子,保留这个资格有什么不好?”她笑容可掬地说。我说:“也对,说不定哪天你又当上个受窝囊气的会计。”她并没有介意,谈了一些近况就换证去了。

10多年前,她和同班同学——他,从省财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某企业主管部门。他,身材魁梧,口齿伶俐,领导一眼看中,留在机关当记账会计;她,长得小巧玲珑又显得腼腆斯文,被下派到某机械厂当出纳会计。

当出纳和过去的“账房先生”没什么两样,都是言听计从的人,有的领导就是这么想的。可她干了几年也不开窍,总是摸不清领导的“脾气”。一次,厂长出门为了打通“关节”,花了5000元,打个白条要报销,她硬是顶着不干。厂长及时进行了换岗处理,安排她当材料会计去了。又过了两年,厂里效益严重滑坡,市里决定进行股份制改造,需要进行资产评估和确认。主管会

计按照领导的意图,将一些库存材料分期虚记成本费用,准备给改制后的企业留点“小家当”,可她却不计后果地向评估机构和有关部门提供了全部真实的库存资料。企业改制一结束,她下岗了。听说他去做过工作,但无济于事。

她读大专函授时我们才认识。一些来混文凭的人连面授时间也要耽误,而她就连布置的课后作业都认真地做。下岗后,她来找过我,是谈报考注册会计师的事,我欣然赞同。从此,她更是孜孜不倦地学,有时还找我解疑。作为一个相夫教子的女同志能做到如此发奋,真让人钦佩。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竟以较高分一次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随之进了本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这时她似乎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学习劲头更足了,注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资格,一路考下去,都成功了。

去年,她跳槽了,在一家有证券期货相关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居然还是项目经理。往日不善言谈的她,与众多不同层面的人打交道也能得心应手了。

至于他,工作不到三年,老科长退休了,他提拔当了科长,据说还是市里为数不多的“三梯队”培养对象。我和

他在工作上第一次打交道,是多年前我在会计师事务所搞年度会计报表审计的时候。那时外勤工作完毕,按当时惯例要向企业主管部门汇报,我还没说完他们管辖的企业需要调整的账项和一大堆问题,他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企业的账哪家正规?财政局都汇总了,您说了有什么用呢?披露多了您恐怕一分钱也收不到。”我无言以对,深感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卑贱”。

大前年,那家机械厂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后仍然不景气,他自告奋勇当了董事长,领导也算是顺水推舟提了他一级。他相信凭他多年上下“盘活”的才干能让公司起死回生。在他带领下,公司几乎倾其所有资产向银行取得了抵押贷款,但只“回光返照”了一段时间。终因积重难返,工资发不出,讨债的不离门,公司前年底清算破产了。他也算是“有种”的男人,好马不吃回头草,没有乞求政府重新安排工作,当起了个体老板,但至今未听说他发迹。

前几天,他也来办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证年检换证的事,虽然没有以前的派头,眼神仍很机灵。我主动搭讪道:“什么风把大老板也吹来了,这证再不换就作废了。”他拿着证件在公文包上轻轻刷了一下,若无其事地说:“当大老板要这个东西?——没有……”话说到中间忽然觉察不妥,调侃着改了口:“谁说没用?我还想开个会计咨询公司呢!”我便随声附和:“是的,搞老本行也行。”……

会计人生确实很平凡,但不知不觉也会被挤到风口浪尖上。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门市
会计管理局)
责任编辑 刘黎静